

(III) 書叢報譯日每

玲丁士戰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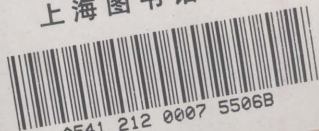


行發社報譯

(III) 每日譯報叢書

女戰士丁玲

上海图书馆藏书



~~127148~~

每日譯報出版社

1938.7.24.

117148

~~1604111~~

譯
報
小
叢
書

國際婦女動態

目 錄

- 蘇聯的婦女
蘇聯婦女在政治的地位
蘇聯婦女在蘇聯
蘇聯婦女在選舉中
- 西班牙的婦女
西班牙的婦女
西班牙婦女領袖多樂絲
- 中國的婦女
中國婦女的反侵略運動
暴風雨中的中國婦女
『中國游擊隊之母』
中國農婦組織鐮刀隊上前線
戰時歌女在漢口
女童子軍活躍在抗戰中
- 日本的婦女
日本女子的社會地位
戰時的日本婦女
女警察及女學生的軍來訓練
- 德國的婦女
納粹統海下的德國婦女
- 附 錄
列寧論婦女解放
編輯後記
-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伍分

……
第一種
……

女戰士丁玲



影 近

女戰士丁玲

目錄

頁次

丁玲——新中國的先驅者.....Erli H. Leaf(1)	
一 高壓下的反動.....	(1)
二 由「局外人」至「局內人」.....	(3)
三 基本課題的轉變.....	(5)
四 脫離了家庭的牢籠.....	(7)
五 「男孩子們的麻煩」.....	(9)
六 自由天地中的饑困生活.....	(10)
七 上海大學中的初戀生活.....	(10)
八 早期的創作.....	(11)
九 北京大學中的「走私生」.....	(12)
十 奠定了文藝生活的基礎.....	(13)

- 十一 三角事件……………(一四)
- 十二 「清剿文化土匪運動」……………(一六)
- 十三 「綁票」……………(一七)
- 十四 拘禁在南京……………(一八)
- 十五 「丁玲叛變了」……………(一九)
- 十六 逃到了西安……………(二〇)
- 十七 中國女性的英雄主義……………(二〇)
- 十八 站在「國防文學運動」的最前線……………(二三)
- 丁玲在陝北……………L. Insun (二五)
- 一 從黑暗到光明……………(二五)
- 二 初見丁玲……………(二八)
- 三 丁玲進蘇區的動機……………(三三)
- 四 「中國的最好女兒」……………(三六)
- 五 南京三年與蘇區二月……………(三九)
- 六 丁玲與彭德懷……………(五二)
- 七 一個戰鬥的女性……………(五八)

丁玲——新中國的先驅者

Earl H. Leaf

一 高壓下的反動

許多中國共產主義的領袖和文化工作者，往往是由於他們的親友們的受到監禁和死刑，才從急進思想的憧憬的綠色牧場中，進而至共產主義革命的戰場。這一個簡單的史實，正好像一條紅線似地描劃在他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史上。

假如說一九一九年的青年運動（即指民國八年的五四學生運動——譯者）對於革命中國的歷史有所教訓的話，那就是當局對於「危險思想」或急進活動的殘酷而不近人情的懲處，其結果無非使那些在這種壓迫下的後死者的心靈上的共產主義和革命的種子，更加發揚滋長罷了。

美國有一句很通行的格言：「每一個有價值的人物，他在青年時代總是個急進分子。」因此，在這變化萬端中的中國的大中學校中，所以有着這麼多的熱情男女青年表顯着左傾的趨向，這道理就不難了解了。普通的青年，在經過這一個階段以後，就進入了正常的成人生活，並不因為他們早年的自由和左翼的趨向而有所損害。

但是，當我在中華蘇維埃首都（原編者註：本文是在數月之前撰寫的。現在，中國已不再有一蘇維埃國，因此也沒有「中華蘇維埃首都」這一類東西了。）的延安的時候，曾和無數的智識分子、教育家和學生們晤談。他們都宣稱：由於中央和地方當局的一清共一工作，使他們的許多親友們都在革命或救國運動中受到了監禁或死刑，因此他們對於急進主義的信仰變成非常堅定，並決心奉獻他們的生命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了。

差不多所有在共產主義園地中的智識分子，都認他們自己為他們的家屬或友輩中的殘剩者。一九三六年二月，郭清——一位青年學生示威者——以肺炎症死於北平的牢獄中。他的殉難，使全中國學校中的無數的青年男女，變成了堅定的共產主義或共

產主義的同情者。後來，當舉行郭清追悼會的時候，警察又向學生攻擊。在這紛擾的幾個月之中，冀察當局受日軍及日大使館方面的不斷鞭策，拘捕了大批學生。凡此種種，都迫使許多學生去找求那些經驗豐富的共產主義者的保護和指導。這些共產主義者，在過去也會嚐過同樣的經驗，所以對於目前的「清共」不會感到什麼特殊的恐懼。

列甯曾時常說：「二次沙皇的殺人，比了二十噸的宣傳，對於我們的運動貢獻更大。」同樣地，對於中國學生界中的急進主義的每一次的「清共」，其結果無非燃起那永生不滅的革命火焰罷了。丁玲的遭遇就是這樣。

二 由「局外人」至「局內人」

當丁玲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她是一個富於生命、熱中戀愛、嗜好文學的學生。她渴望着在文藝界方面得到榮譽，因此努力完整她的技巧和作風。由於她的堅毅的努力和創作工作的強烈，終於衝破了應酬文章的甲殼，建立了新的現實主義的流派。

在文壇中，她早是個燦爛的明星，但她仍和革命作家的主體站開，認自己是一個觀察者，而不是左翼運動中的參加者。她站在旁邊，注視着革命作家們的向前行進。

當她的丈夫胡也頻和馮鏗、曾輝（註）殷夫、李偉森、柔石等六位被處死刑，倒在警察行刑者的腳下的時候，丁玲就在苦楚的反抗情緒之中站立了起來，反抗那種莫須有的殘暴，並誓死憑她的墨和筆的全都力量，以和她的心目中的「恐怖」相鬥爭。

茅盾在一篇關於丁玲的生活和工作的評論中，描寫着這一位少女的一一生中的轉變點稱：『她跨過了六位殉難作家們的屍體，（即指胡也頻等——譯者）向前邁進着。從一九三一年夏季起，丁玲不再是一個「局外人」。她已從一個同情者的身份，把她自己陶冶成爲左翼作家中的一個戰士了。』

她有二年之久，專在躲避警察當局的注意，並和當時存在於政府中的惡政相鬥爭。

（註）

據我們所知道，當時在上海被捕的左翼作家只有五個人，另有一個作家陳千里則在南京被捕。

向就把他們六個人稱爲被難的六作家。但曾輝是否即陳千里的筆名，我們可不知道。——譯者

中生活着。後來，她本人被拘囚在南京，有一年多時間。

三 基本課題的轉變

目前，她已放棄了和政府及資本家們的堅韌的鬥爭了。

今年春天，我住在蘇維埃首都的一宅屋子裏。某天晚上，那裏的庭園中的桌上豎着一支臘燭，在朦朧燭光下，穿着中國紅軍制服的丁玲，向我傾吐着她的生涯和戀愛，她的爲文藝上發表的自由而作的種種艱苦鬥爭的經過，以及她對於前途的希望。但是她對於過去和國民之間的衝突，一點不表顯任何辛辣的感覺。

她說：『在聯合陣線之下，不該再有內部的磨擦了。我們不再懷蓄着過去的嫉妬。一種新的精神已降臨到這故老的中國，我們目前都爲着反抗我們的公敵——日本——而作着共同的努力。我不願再作任何敵視的論調。請你小心，當你撰述你的故事時，切勿給讀者以一種印像，說我還在懷記着舊怨呢！』

丁玲願意給我充分時間，使我可得到全部材料，以完成我的故事的撰述。她很自由地回答我，不感麻煩，不懷厭惡，也沒有那種宗教狂熱家們的傳道氣味。我所問的全部問題，有許多是僅僅涉到她個人的私事的，這或許是有些冒昧。每一個她的答案的本身，都非常坦白，好像珍珠一樣地透明。她既沒有虛偽的謙讓，也沒有驕矜的英雄氣概。其實，我在延安晤到的所有紅軍將領、蘇維埃政府官員和共黨領袖，都是和她一樣的。第一個訪問蘇區的外國記者愛德格斯諾，他曾說：要想獲得他們的個人歷史，很有些困難。但是，顯然是由於他在各種刊物上所描寫他們的話都寫得非常忠實，所以當我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抵達蘇區時，一切猜忌和懷疑都已煥然冰釋了。

當丁玲在今年正月抵達延安以後，就一直努力從事於為聯合陣線運動而寫作、教育和工作着。她已停止了階級鬥爭的鼓動工作，她甚至已不再用犀利的現實主義的筆鋒來描寫被壓迫的農工的窮愁生活了。她現在把全副精神從事於宣傳、企圖喚醒羣衆，使他們認識立刻動員全中國的人力物力，俾它從日本的侵略下獲得解放的必要。

在這基本課題改變以後，她和其它的作家們究竟獲得了怎樣的成就，這時言之尚早。有些人似乎覺得：自魯迅逝世以後，左翼份子就在極度不安定的情景中彷徨着。但是，憑着丁玲的天才，必能把這一種因變革而發生的脫軌現象克復了過來。

四 脫離了家庭的牢籠

要想寫作一些關於丁玲的種種，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丁玲是湖南省一位小紳士的女兒。她在那時候的若干正教徒所設立的學校中受着初等教育。看來，她是要繼續這一種非常平凡的生活的，但是，五四運動的高潮，却燃起了丁玲和全中國青年的愛國狂熱，更煽起了她們衝破舊的封建傳統和家庭束縛的慾求。

丁玲亟圖擴大她的眼界。不久以後，陳獨秀和其它幾位自由主義的領袖，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平民女子中學。他們抱着打破舊傳統，以及實驗社會生活、愛國工作和正式功

課並重的新理想。

這樣子的一個學校，當然足以吸引一個正企求着脫離她本省的靜冷的池園而進入大都會中的急流中去的青年叛徒了。當蔣冰之——她的真姓名——決定要赴上海進這一個學校的時候，她的家庭中立刻發生了內哄，她的家屬中的其餘的人們都在暴怒和威嚇着，但是丁玲的母親却袒護了她的女兒，作着英勇的鬥爭。結果，她是得勝了。

這可以說是第二條紅線。從這條線索上，我們可以追溯到那些已經加入共產黨或衝破舊的封建傳統而進入革命活動中的智識份子們的一生。更從這條線索上，我們可以看到父與子或父與女之間的鬥爭，以及爲她的女兒爭奪自決權的母親的賢明態度。譬如像毛澤東，他從童年時代起，就不斷地和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父親鬥爭着。他的母親常是袒護他，幫助他去追求新文化和新知識。蘇維埃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也常常滔滔不絕地敘述着他的繼母——一位文藝愛好者——的開明的自由主義。這位後母鼓勵他去讀許多種的書，甚至是革命的短論。她並不像他的父親一樣，祇曉得叫他

的鼻子一直對着古老的經書。再比如：一度站在文藝革命最前線的胡適（有一次我聽到毛澤東在對紅軍的演說中，曾稱胡適爲「文藝娃娃。」）常說，他的一生都幸虧他的母親，因爲她對於他的早年教育負着完全的責任。其它許多我在延安晤到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的情形也是一樣。

五 「男孩子們的麻煩」

丁玲終於得到了母親的幫助，到上海進平民女子中學，在那裏有二年之久。她受着兩位朋友的影響最大，一位是王劍虹女士，一位是王一知女士。她們兩位都可說是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而後者並傾向於共產主義。但是，這學校並不能滿足她們的希望，她們不斷地牽涉到「男孩子們的麻煩」中去。丁玲和王劍虹兩人感到了失望和憤恨，因此就跑到南京去住了幾個月，在那裏狂醉地追索着革命文學的奧淵，並聚集着一羣女孩子，大家一起享受着這新發現的天地中的自由。

六 自由天地中的饑困生活

立刻，她們發覺了一個從沒有這麼困擾過她們的基本問題，就是什麼地方去求得食宿的費用？王女士的父母是富裕的，但他們不願供給地費用，讓她到處漂蕩。丁玲的母親也是這樣的想法。這些女孩子們不能找到工作。他們試着寫作，但賣不出去。在失望之餘，她們決定回到學校去，因為這樣，她們又可在家庭預算中佔到一個位置了。

七 上海大學中的初戀生活

一九二三年，她們回到上海，進了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成爲瞿秋白、鄧中夏及其著名共產主義教員們的生徒了。後來，這位美麗的王女士成爲瞿秋白的夫人，而丁玲則和瞿秋白的弟弟「非常友好」。因此，這位後來成爲中國最偉大的革命作家的少女，就在這十七歲的妙齡時代，已印上了戀愛的標記了。這件事很引起了學校中的紛紛誹

議，但這四個人都認他們自己是個人主義者，所以不去管旁人的閒言閒語。

八 早期的創作

後來，王女士因為患肺病，不幸死去了。王女士的生和死，對於丁玲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差不多所有丁玲的早期創作，特別是王女士的日記和章護，都是改組了她這位朋友的生活故事和臨死時的情景。沙菲女士是一位反抗封建傳統並企求着秋風一般地自由生活的叛徒。她喜歡進取，甚至有些粗暴，但却常是憑着經驗的。她擯棄對男性意志屈服的舊傳慣，她並以一種兇暴的反動力和一種拚死的精神，企圖憑她自己的需要以決定她的生活。在一種傳奇劇式的結尾中，（這種結尾在中國小說中從不會有過。）沙菲女士給她的年青的愛人以最後的撫愛，接着就把他遺棄了，而這種狂歡也就結束了。在丁玲的第二部小說中，麗嘉也同樣地是代表王女士的。在好許多丁玲所寫的故事和小說裏的女主人，都像王女士一樣，因患肺病而死去的。

九 北京大學中的「走私生」

丁玲不再想留在上海了。魯迅的大名正顯赫地揚溢在革命的史頁中，他那時正在「中國文藝復興的搖籃」的北京大學中擔任教員，並充二三種不是「文理」（學者們的寫作用語）而是「白話」（人的活言語）的雜誌的編輯。因此丁玲就決定上北大去。她在一九二四年赴北京，但她不能立刻進大學。她就住在西山，週圍都是一些熱情的青年文化人和文科學生。她就在那裏遇到了胡也頻，他後來成了她的丈夫。在那時，她很反對「資產階級」的婚姻制度。她甚至搬進了一所北京公寓，在表面上是去「研究文科學問」，實際上則是和胡也頻一起。

在她的友輩之中，有一位青年作家沈從文，由於後來他曾寫作過約模五十本書，因此以「中國的仲馬」聞名。一九三四年時，沈從文會寫過了玲的傳記。但是，沈從文所描寫的却是正當在猜疑的暗雲籠罩時期中的丁玲，而且他顯然企圖竭力減少（假如不

是完全抹煞的話）她的革命思想和背景的描寫，所以這本傳記的效用就全被破壞了。丁玲不能進國立北京大學爲正式生，但由魯迅的代爲設法，好像一個「走私生」一樣地在該大學上課三年之久。胡也頻（他那時懷着成爲「中國的雪萊」的大志）沈從文和丁玲等三人就一起從事於他們的寫作工作，他們甚至發行了一本雜誌，但是沒有多大的成就。

十 奠定了文藝生活的基礎

在魯迅的友誼幫助和指導之下，丁玲追求着文藝方面的發展。她不再幹那以生活爲目的的寫作工作，而開始從事於爲大衆寫作革命故事的嚴正工作了。她在寫了又撕了無數的小說以後，才把第一篇嚴正的小說投送給一位編輯。中國的文藝界開始爲這一篇小說的出版而驚覺了起來，並一致地注意到這位毛羽初生的新進作家的獨特的性格。她成爲新月社的一位主要社員，這社裏是有着許多著名的左翼作家的。從第一篇

小說中所獲得的鼓勵以及和新月社相接觸而得到的智慧上的靈感，還有從魯迅處得到的影響，都給她以極大的激刺。她因此就赴上海，把她自己鎖在一間房間裏有二年之久，不和外界接觸地專心寫作。

她構成了大批的材料。她的第二部小說莎菲女士日記被大家以極大的熱情接受了。批評家們甚至認丁玲可代替謝冰心的位置，而成爲中國最偉大的女作家。在每一篇連續不斷的小說中，她在作風上以及在喚醒中國精神的描寫上都流露出一種深刻和非常顯着的進步。

當她最後從那房間中出來——這世界已不再允許她過隱居生活了——的時候，丁玲已成爲中國最前進的女作家了。中國文藝歷史家或將對於她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的等級有所爭論，但他們決不會把她的名字從文藝的榮譽冊上塗抹去的。

十一 三角事件

她的隱居生活被生活、戀愛、理想和革命等等的世界所侵犯了。胡也頻從北平南下，沈從文在兩個月後也來了。他們三個一起住在法租界上一條冷僻的小街上。他們的這種三角事件引起了全國的譏諷，可是他們充耳不聞。他們相互之間時常爲了妬忌、經濟困難、和政見差異等等的原由，爭鬧得很兇。但是整個地說來，這是他們生命中間的一個忙碌而又愉快的時期。他們寫詩、寫小說，並給它們以圖畫說明。他們甚至還發行了三種雜誌。但是所有上述的這一切，不是歸於失敗，便是被當局禁止了。

他們不絕地爲經濟窘困所壓迫。胡也頻雖獲得了一個在濟南教書的位置，但他感到不滿，所以不久仍回到了上海，把他自己投身在革命的工作中了。沈從文却總是不被他這兩位朋友的熱情所影響；倒是由於他的影響，使丁玲停留在革命運動的後方。但是，胡也頻和丁玲兩位，却終於成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正式會員了。這一個組織，包括着五十個以上的特出的左翼作家，他們對於現代中國的文藝和政治，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十二 「清剿文化土匪運動」

不久以後，當局開始了他們的「清剿文化土匪運動」。在這運動終止以前，這聯盟有二十個以上的會員喪失了生命。一九三一年二月，當局舉行了第一次的大規模的行動，就把丁玲的這位廿三歲的丈夫的顯耀和有希望的事業斷送了。

丁玲擯棄了沈從文的中庸的勢力，參加進反抗當時的當局的戰鬥的核心中去了。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共產黨宣佈它的新的聯合陣線政策時，這一戰鬥才告停止。這一左翼作家聯盟，並不因為它的幾位領袖的被處決而有所退却；它重行組織起來了，並開始發行了一種北斗雜誌。雖在危險的包圍之中，丁玲仍擔任了北斗的主編者，並維持她這在火線上的位置有一足年之久。至一九二二年五月，南京政府電令上海警察當局不擇手段地逮捕這雜誌的編輯人員和主要撰稿者。

丁玲因此逃跑了。但在避匿時間中，她仍繼續不斷地寫作激烈的文字，把它們從印

刷物的海峽中，像溪流一般地傾得出來。此外，她正忙着在工廠勞動者、農民和「被壓迫階級」中間倒處奔走，煽動他們為改善工作條件而鬥爭，她並利用這機會，搜集她的短篇小說的材料。

十三 「綁票」

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的垂暮，正當丁玲和她的兩位同志丁休和潘梓年在上海崑山公園一間樓面的走廊上品着香茗的時候，一個襲擊來了。在督察員馬紹武——已向南京自首的前共產黨員——的率領之下，一隊中國祕密警察來襲擊這屋子，把毛瑟鎗對準着這三位作家的腹部，迫使他們退到屋角。接着就發生了激烈的爭辯，丁休為自由而作着鬥爭，可是被從陽台上猛擲了下來，立刻撞死在下面的石階上。據警察們說，他是出於偶然地跌下去的，但其它的人們都誓稱他是被推落下去的。

假如中國警察沒有從特區法院獲得逮捕狀而就進入公共租界或法租界直接逮

捕犯人到華界去，那用上海報紙上的用語說起來，這犯人是一「被綁」了。丁玲和潘梓年就在這一種情形下被綁了去的。差不多有一年之久，外界人士無從獲得關於他們的生死情形的片言只字。

在這綁票以後的一二個月光景，上海的小報上記載着許多關於她的離奇的消息。有一張小報上載着一段荒誕不經的消息稱：她已和她的騙子即督察員馬紹武戀愛上了，並已成了他的老婆。但是，不久以後，馬紹武在上海廣西路一所書場裏被刺，這種荒誕的傳說就停止了。一般人都相信她已被處決，中國的作家們對於這一位勇敢和多才的領袖的死，都不勝其哀悼之感。

十四 拘禁在南京

在南京，她們兩位並沒有被放在監禁其它政治犯的牢獄中去，也沒有受到詢問和審判。她們被拘在一所被嚴密防衛着的舊屋子裏，禁止和外界發生任何接觸。

當這種困苦而寂寞的生活繼續了幾個月之後，潘梓年支持不住了，他就自認爲共產黨黨員。但在他的口供中，充份地洗脫了丁玲的罪名，所以當局就決定把她釋放。她的母親被召至南京，丁玲就在一種誓言釋放之後，被允許在相當限度的自由之下住居南京。丁玲和她的母親和幼子在官方的監視之下，靜靜地生活了好幾個月。

十五 「丁玲叛變了」

她試着寫作一些沒有多大社會意義但也不含毒汁的短短的小說，發表在大公報和它的報紙上。但是在這樣的限制之下，她生活得太不愉快了。

在這時期中，有一種謠言說她在南京正「生活得很愉快」並正寫着許多「有作用」的小說。她的許多老友都輕信了這種謠言，認她已「出賣」了她的運動。

丁玲一生當中的痛苦事件之一是魯迅在死的時候還認她是已經「轉變了的叛徒」因此很輕蔑她。他常以決漸的語氣告訴人們說：「丁玲已出賣了我們的運動，她的

創作生活是結束了。」

魯迅是被表面的現象所欺騙了。在一九三五年秋天，有一個雙方共同的朋友看到了丁玲，他講到了魯迅的這一種嚴重的誤會，她竟因此而昏迷了；她會多多少少地崇拜着他的啊！她眼眶裏流着眼淚，有好幾分鐘說不出話來。

十六 逃到了西安

但是丁玲並沒有拋棄或出賣了她的同志或運動。她終於抓倒了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逃到了北平，然後又到了西安。可是在可以進入這現在她正住着的蘇區裏以前，她一直隱匿着不露面。

十七 中國女性的英雄主義

在過去兩年中，丁玲的作風已無可避免地損毀了。但是到了延安以後，她的筆鋒又

重新活躍了起來，她更希望中國各黨、各派、各界的聯合陣線（原編者註：這種聯合陣線現在已經實現了。）能給她以權利去重行發表她的小說和論著。當我和丁玲的長時間的談話中，她不願強調她過去的痛苦的經歷，可是她對於其它許多在過去數年中遭到同樣痛苦經歷的少女，却給予了很大的敬意。

她說：「在磨難中的中國女性的英雄主義，甚至比男同志們更堅定。在黨的記錄中，指出了許多男同志在監禁和磨難之後自己認了罪；但是女黨員們呢，不管遭遇到怎樣的痛楚和羞辱，終不肯自認其罪名。許多女同志已死在刑房中，更有許多在刀鎗之下被處決了。」

她追述到幾年以前在「湖南的清共」中，被湖南省主席何鍵處死的女性比男性為更多。

她說明着：「由於上海、天津、北平和其它各中心地點的婦女工作的成功，使得目前中國婦女中間的的革命思想，比較過去要廣泛和深入得多了。但是她們這種直接行動

的本領和人力的動員，已不再被指導去反抗國民黨，而是去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目前國家危機中，中國婦女不但驚醒了起來，並且已經熱烈地參加進這抗日救國的實際運動中了。」

她又說：「在延安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中的六十個女學生，很引起我們的讚美，因為她們有着勇氣和決心來到此間，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學習着。她們大多數是二十歲左右的中學畢業生，她們擯棄了她們的眷屬、家庭，或許還有那懶惰的奢靡的前途，而來每天吃三頓穀黍，讀八小時書，而且準備從事於一種將犧牲她們許多生命的戰鬥。」

在這大學裏的許多女學生，以及其它在紅軍中的少女，當她們在軟弱和寂寞的時候，就來看丁玲，希望從她的幫助和領導之下，獲得新的靈感和新的希望。還有那些左翼文藝團體中的殘餘者，也都希望着他的指導。這些團體現正廣泛地分散在各地，亟切地期待着她的新的小說的出現。

十八 站在「國防文學運動」的最前線

丁玲將時常留在中國文藝動向的前衛中。她在一九三〇之前，就建立了新的現實主義的流派。當「國防文學運動」在最後向前邁進的時候，她更將站在這一運動的最前線。

當六月中旬我寫這篇故事的時候，這國防文學運動已重新出現在戰鬥的前線了。假如到中國書店中去參觀，就可看到一打左右重要的文藝雜誌，都在激烈地從事着關於國防文學的寫作技術和方法的狂熱的爭辯。當我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它的共黨領袖以及若干南京政府要人長談之後，我相信這聯合陣線將被公開地採用做國家的政策。在這種情形中，國防文學運動即使不能得到正式的保護，但終將被允許存在的。

由於這一個事實，丁玲相信，左翼作家們在經過長期的壓迫之後，將立刻得到他們的創作努力的出路了。據我的意見，這些作們家或許不能全心地參加這一個運動，而這

一種運動總會自然地生長和自發地發揚起來的。她對於我這意見的答覆是：好幾個月以來，整個左翼寫作的動向都對着這一個課題的方向前進了。

在一份中國詩歌作家協會發表的宣言中說：

「在打倒日本和肅清我們漢奸的高潮中，「國防文學」已在文藝的戰場上建立了起來，它向着所有在民族解放前線的作家們作着籲請。

「……我們希望寫作小說、詩歌的朋友們，都將捏緊拳頭，向共同的目標前進，不管你是不是：

「在怒火中狂吼着反抗敵人，

或呼籲着世界的和平，

咒詛着這世界的不平，

或是禮讚着真理和光明——

歌詠着國防史詩在過去，

或是表顯今天的鬥爭在詩中！」

(英文 T'ien Hsia) (步溪譯)

丁玲在陝北

L. Insun

一 從黑暗到光明

我在開始讀新文學的時候，就知道了丁玲女士；但我從來沒有看見丁玲，直到一九三六年的冬天。作爲一個面對着大時代的中國青年的我，魯迅和丁玲二人是最先的多少影響了我的兩個文學上的巨人。當我在二十歲以前，是一個十足地守舊的落伍的青年，我死讀而且喜歡古文書，極力反對白話文，甚至不肯寫白話信，不肯讀一本白話的新文學作品，並且反對我所認識的親友們這樣做。同時，我還是一個鴛鴦蝴蝶派小說的入迷者，我會用綺麗的文言寫過幾篇纏綿悱惻的愛情小說，而所寫的大半是愛情上的悲劇。同時在政治上，我更是一個茫無所知的盲目的反動者，記得在國共破裂的前夜，我對

於報上所刊的吳稚暉謾罵當時共產黨的文章，不僅贊賞，而且佩服。其實我那時對於政治是一無所知的。共產黨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政黨，我尤其是莫名其妙。總之一句話：我是完全在盲目中成爲一個落伍的反動的青年。

突然，像一把火鉗刺進了我的心窩，我的父親——一個直爽的中等階級的商人，而且是兩個工廠的廠主——因爲營業失敗，同時什九是在一個以酷辣手段出名的、在商業上與他共事三十年的老朋友的壓迫之下，慘酷地悲哀地自殺了。於是我的一顆青年人的心上，立時起了激烈的反應，一切我崇拜了二十年的舊道德和真理，都在我面前崩潰下去了，舊社會的地開始在我足下動搖了。接着，不久，「九一八」事變像我父親自殺那樣突然爆發了，繼之以整個東三省的淪陷，和政治上軍事上以及其他一切的抵抗主義，於是既成統治權及其一切的言論行動，又立時被我懷疑和我深惡痛嫉了。在國難家禍的兩重壓迫之下，我不得不從舊的黑暗的範圍中逃了出來。我要找尋解決我內心苦痛的路，我要找尋一線引導我往前面去的光明。舊的一切我已經完全不相信，而

且完全不要了，但新的東西又在那裏呢？我到底往那裏去呢？

於是我開始讀新文學，首先讀的就是魯迅的短篇小說和雜感，以及丁玲所寫的文學作品。我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出了光明與黑暗的搏鬥，一個中國青年的應走的大路。我看了丁玲的韋護，後又看她的某夜，那是記述胡也頻等六個青年被殘殺的故事，於是我也懂得了有鬥爭這會事了。從新文學的啓示中，我又愛好了社會科學。我在社會科學書籍中完全明白了「大魚吃小魚」以及「大資本家吞併小資本家」的平凡故事，同時在政治上也漸漸有了認識力和判斷力。

因此，魯迅和丁玲兩位至少對我有些啓蒙運動的作用，雖則一般的說，胡適在五四運動時對青年很有影響，但是胡適對於我一些沒有發生什麼影響或作用，反之，我是非常鄙視和厭惡他的。然而，魯迅和丁玲二人我始終沒是見到過，只是在照片上看見過而已。起初，關於丁玲，我只知道在六個被殺害青年中的一個名叫胡也頻的是她的愛人。後來我又聽說她是左翼作家聯盟中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最後又在雜誌上知道她遭了政

治上的綁票，以後就是失縱和各種造謠式的流言。

我以為這位中國最優秀女作家而兼革命者的丁玲女士，我大概是永遠不能瞧見，至少是不易瞧見了。

但我終於瞧見了她，而且在她領導下的中國文藝協會中幫助她做了一些工作。

二 初見丁玲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在進蘇區的路途上就聽同行的伴侶們說：丁玲已經到了西安，而且也即將進蘇區來了。同行的老陳已在西安大街上看見過她一次，不過因為她的行蹤須保守絕對秘密，所以在西安時知道此事的人極少。

到保安後，我住在外交部。丁玲即將進蘇區的消息已經普遍地在傳說着，我也很熱烈的在期待着丁玲的到來。人們一會兒說了玲十天之後就可到了，但是仍然未到。稍後又有人說再隔五六天一定可到，因為她已經在路上。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李克農間

壁一室中寫東西，聽見外面有人在說「丁玲來了，」我急忙放下筆趕出來一看，來的原來是小汪的太太金女士，並不是什麼丁玲。因為蘇區裏的人大半都是只聞丁玲的名字，不會見過她本人，只知道她是一個女文學家，生得胖胖的，恰巧那位金女士也是一個小胖子，於是大家都以為丁玲是的確來了。

大概又過了一星期，丁玲終於來了。那也是一個將近黃昏的下午，室外的空場傳來了喧雜的人聲，許多人在說丁玲來了。我放下筆走出室去，空場上擠了好些人，還有幾匹背着行李的驢子，左邊的賓客室門口，人們更好像發現了新奇東西一樣擠着，我也擠在人羣中從門口外向室內望去，裏面擠了十廿個不相識的人，其中有三個是女子。三個女子中間有一個較胖的，揚着清脆而尖銳的聲音在滔滔不絕地談着路上的情形。一顆頭髮剪得短如男子而且烏黑光亮的，襯着一張圓面龐的頭，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地在轉動着。從她的姿態和那雙生動烏黑的眼睛看來，使人感到她是一個活躍的中國女性。她身上穿的是一套灰色軍裝，一頂軍帽已經給她卸在手中弄着。大概是因為化裝的關係，所

以她的頭髮是剪得那樣的短，若是我從後面望去，定會當她是個青年男子。我猜起來或許她就是丁玲，而且從室內諸人的面部表情上也可猜到她是丁玲，雖則我當時沒有敢十分確定。丁玲當時固然談笑自若，不過我看她的臉上多少帶着些女性的忸怩神態。我並沒有走進室內去，站了一會就回到我的桌子上收拾去了。

丁玲的到來，的確造成了那晚上外交部的一番小熱鬧：跑來瞧她的人很多，被大公報記者長江稱爲一個漂亮的宣傳家吳亮平，也急冲冲的一直跑進那間賓室中去，不過只一會兒的功夫，又看見他急冲冲的垂着頭走了。

到了蘇區才認識的那個老王，也是上海文藝界中人的一個，他認識丁玲而且和她很熟。自丁玲被綁後他就沒有瞧見過她。現在相隔數年，大家平安地在保安相見，那當然是一件非常可以興奮而愉悅的事。而且丁玲初來，認識的人也不多，所以他們二人時常在一起談話，跑來跑去。

因爲同住任外交部，所以常常見到了丁玲。雖然我心中很熱忱的想同她談談，但是我

在表面上連僅有的歡迎儀式也沒有，至多祇是輕微的笑笑。我是在一個應酬社會中混過來的人，但我非常厭惡應酬或是什麼「久仰」等寒暄之類的行爲。

隔了一二天，我們住的那間屋子中間用石塊胡亂堆砌起來，分成了二間，裏面的一間就供結了丁玲以及和她同來的二個女同志住。於是丁玲就搬了過來和我們同室而居，這樣接近的機會就更多。但在起初幾天我同丁玲仍不大熟識。晚上碰到了丁玲同老王在室內作閒談時，我時常站在旁邊閒聽，因為他們談的都是關於文藝界情形或文藝人們的大事小事，使我感到有一些看筆記小說的興趣，偶然而又偶然的我才插一二句話進去。

在蘇區，男女之間并用不到那種虛偽性的避嫌，大家都像很好的朋友和同學一樣。吃飯也是以室爲單位，男女聚着一道吃的。因為缺少碗鉢，所以打菜就用面盆，面盆在蘇區內的用處是非常廣大的。丁玲初到時，常有女同志如博古、周恩來或毛澤東的夫人們請她吃飯，所以她常在外邊進膳。後來也就同我們一塊兒在面盆內搶小菜吃了。

丁玲一到蘇區，就參加婦女會（由劉羣仙鄧小超等主持）出席演講了一次。不過，最初她在保安時，並沒有正式參加什麼工作。同時因為蘇區是個新天地，所以她東跑跑西坐坐，企圖先能一般的瞭解蘇區的情形。因此也沒有寫作什麼東西。而她自己也表示不願只是做一個作家，她志願地要做紅軍中的一份子，至少要能真實瞭解紅軍的內在生活。她曾經表示過自己不願老戴着一個作家的頭銜，在蘇區裏晃來晃去。那是確實的。丁玲在未進蘇區以前，她就好久是一個革命工作和羣衆運動參加者，同時也是實際行動的指導者與組織者。總之，她不但是個革命的女作家，而且是一個革命的女戰士。

所以，我們要瞭解丁玲，只將她看作一個新時代的女作家是不夠的，就是進一步將她看作一個革命的女作家也是不夠的。同時，丁玲之所以成爲丁玲，並不僅只因爲她在中國女作家中文章寫得最前進，甚至在短篇小說中她在中國男女新文學家中也是佔居着第一位，主要的一點是因爲她同時是一個實際的革命者，艱苦的社會鬥爭者之一員。文學只是丁玲整個生活的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就是她的革命的活動與戰鬥。

她的文學寫作，有一部份完全是實際鬥爭的記錄，借着優秀的文學技巧表現了出來。

所以謝冰心的作品不得不成爲沒落了的東西——她的作品只能供一班消閑的高貴的小姐們消消閑而已。

三 丁玲進蘇區的動機

丁玲進蘇區，是她志願和自動要求的。她要來參加這「偉大的新中國的一隅」的實際生活，瞭解中國紅軍的眞正生活。

她在南京行動稍可自由時，就到北平去遊歷，其實據丁玲自己說：她是到北平去「找關係的」，結果終於給她「接上了關係」。於是她就重回上海，再由上海祕密地到了西安，一到西安她就是一只飛出牢籠的鳥了。

她的朋友們曾勸她到蘇聯去，但是丁玲拒絕了，她願意到陝北來過最艱苦的生活。

要參加紅軍的實際生活，是引誘她到蘇區來的重要的動機之一。她不像別的文藝人一樣，只要獲得了一個文學家或作家的頭銜，便自以爲什麼都滿足了。

她在進蘇區的路上是發生了幾件趣事的。她騎馬的時候，要人家扶了才能上馬，而她是個小胖子，別人扶她上去實在是件費力的事情。有時竟要人家抱她或拖她上去，雖則丁玲自己說她騎馬騎了一些路就成爲一個很好的騎者了。

陝北可以說是沒有橋樑的，架在溪澗或湖上的，往往是一根木頭，就是平常的所謂獨木橋，不會走的人過橋就好像是走鋼索。不過，丁玲終算是個有膽量的，在路上，別的一個女伴要男同志抱了拖了才敢過去，但丁玲獨自安全的走過了幾頂獨木橋。後來，她又走上了一頂獨木橋，因爲看見一個和她同來的姓孫的女學生走橋有些膽怯，於是她就攙着她走。不料走到中間，那個女學生身子晃動起來，丁玲揸她不住，在一聲撲通中，有二個身軀全跌入了水裏。水勢雖急，幸而不深，可是等到被人家救到岸上時，二人的下半身已經完全浸透，上半身的衣服也打濕了一半，於是只好脫了鞋襪，捲起了褲腳管赤足趕

路。那姓孫的女學生怪丁玲攪得不好，丁玲却說因為這女學生太年小所以不願爭論，其實她自己是被這女學生拖下水去的。「給她一晃動，我自己的身軀也失了平衡。低頭看到了水面，水波蕩漾，頭就昏了起來。她跌入水裏，我拖她不起來，結果也給她拖下了水去。」丁玲這樣的述說着當時的情形：「但是我在跌入水前的一霎那，自己腦筋中掠過了一層意識：跌下去是不致於全淹死的，所以沒有掙掉她的手而同做了落湯雞。」

我們聽到她落水的趣事，看看她的人，想想她當時的狼狽，都捧着笑得發痛的肚子蹲了下去。

但她終於是平安的到了陝北。蘇區的領袖們頗希望她靜心的從事寫作生活。然而她已決意暫時放棄寫作，要在紅軍革命工作和陝北羣衆中極力豐富自己的生活，然後再來開始創作。所以有一次，從宣傳部長吳亮平那裏聽得她說：「丁玲要進宣傳部裏來工作了。」我問丁玲，她說：「不到宣傳部去工作。」這時她最大的熱忱和希望，是要到前方的紅軍隊伍中去。

這個願望，不久，終於完全給她達到了。

四 「中國的最好女兒」

毛澤東和丁玲同是湖南人，而且毛澤東的第一個妻子楊開輝就是丁玲在長沙師範時的同學。丁玲在白區的多年的鬥爭以及南京三年幽囚生活中的堅決與艱苦，是博得了共產領袖們的欽佩的。毛澤東也很歡迎丁玲能到蘇區來，他願意見見這位女作家和女革命者，丁玲的作品他在以前已經讀過了幾篇。有次，我看見毛澤東在丁玲面前笑微微稱贊她那篇不是情書的創作，言下表示她寫得很好。

丁玲一到保安，毛澤東就開招待會歡迎了她一次，並且還送給她一首詞。丁玲非常愛好這首詞，她已經能夠背得出來。有次我記得是在徐夢秋那裏，丁玲笑微微說：「毛主席的詞寫得很好，他贈我一首，我寫給你看。」她當時就將全詞抄了出來。我在離開陝北時，曾向徐夢秋抄下了這詞全首，可惜現在已經給我遺失，不過我還記得裏面有這幾句

話：「……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歡迎出牢人……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意譯）

除了這首詞以外，毛澤東後來又另給她寫了一首詞。那次也是在夢秋那裏，其時赤色京城已遷至延安，丁玲方從三原回來不久。她取出一本普通紙張裝訂馬虎好的小冊子來，好似女學生們愛好的題名冊那樣，不過漂亮是遠不及的。這冊子裏面有許多人的題詞，毛澤東親筆寫着一首很長的詩詞，是他以前寫給亡妻楊開輝在生前的一首舊詞。我只記得那是一首美麗的而且是充滿着革命的雄壯情緒的詩，除此而外什麼也記不起了。成仿吾也題了一些字，大意是：「某年某月在長城邊遇到中國的最好女兒丁玲。」因為丁玲上前線時在定邊遇到了成仿吾。這本題名冊裏還有另一個人題着的一頁。他的姓名已經忘了，題詞的大意是：「七年前常和也頻及丁玲在一起，現在，七年後在陝北重遇丁玲，回首舊情，感慨係之。」冊中更有一首怪題詞，是一個紅軍軍官寫的，那是簡單的幾個字，「媽拉巴子，（譯音）殺！」（「媽拉巴子」大概是北方罵人的土話——譯者）這

是一句紅軍戰士們的口頭語，但那個紅軍軍官寫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我們都猜想不到，或者是他無話可寫，而丁玲更迫着他寫，於是就提筆寫了這最熟的題詞。這本題名冊是丁玲「心頭愛物」之一，她時常喜歡拿出來給人瞧，沒事的時候就一個人翻翻看看，裏面各種各樣的題詞往往使她掩不住臉上的微笑。

某天晚上，毛澤東只隨身帶了個「小鬼」到外交部來訪丁玲，外邊和街上非常的黑暗，室中只有洋臘燭光燃漾着。毛澤東坐在她們睡的坑上同丁玲等閑談，背靠牆上，一只脚就跨在坑沿上，不斷的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亂扯，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飯閑談消遣，而毛澤東就是一個家長。坑下面是可以生火的，當火生好了的時候，毛澤東竟挨近火坑門，在泥地上坐了下去，兩膝就人形的撐在地上。一個最高的革命領袖能夠這樣的平民化，恐怕全國只有在蘇區才能找到。

他們談到過去的朋友、犧牲了的革命同伴以及出賣了黨和同志們的叛徒，他們談到湖南的鄉情與安徽的名勝，舊小說和新文學。毛澤東舊文學的根底極好，而且也是一

個出色的詩詞家。他看過紅樓夢，并據丁玲告訴我：「他曾做」一篇關於紅樓夢的文章，有好幾萬字長。毛澤東說賈寶玉是可以轉變成爲一個革命者的。

從我個人的眼光看來，毛澤東似乎就是丁玲的父親，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個喜歡的大女兒。據我所知，丁玲對毛澤東非常欽佩，曾說他確是中國唯一的一個革命領袖。

五 南京三年與蘇區二月

當丁玲談到南京的幽禁生活，她說懊悔在上海被綁時沒有同來捕者奮力打一場架，因爲凶猛打架的結果，或許他們可以被送進捕房，那末在時間上便可稍有拖延，朋友們即可得到消息而立刻加以營救。但是他們被捕的地點太過幽僻，她終於在掙扎中被暴徒們綁上了汽車。

她被捕後，一時誣蔑她的謠言極多。有個謠言說：綁架她的暴徒的首領馬紹武會迫她發生肉體關係。西安事變後，西京有份新出版的學生界刊物上登了篇歡迎丁玲的文

字。其中有一段說：「丁玲在上海被綁後，馬紹武向她迫行性的要求，她毅然答允了。」這一段記載丁玲自己也看見的，我當時曾說應該寫篇文章聲辯一下。丁玲說無須，將來終有總聲辯的一日。其實，即使從情理上想來，這也完全是誣蔑丁玲的謠言，因為馬紹武是個無恥的叛徒，丁玲是個堅決的女革命者，憑她過去的鬥爭史以及在南京時的寧死不屈，她無論如何不至於屈服在馬紹武的淫威之下的。何況自她被捕後，南京當局派了好幾個勝如馬紹武的青年去用愛情引誘她，這不是什麼「失身」的問題，而是叛變革命的問題。對於叛徒和反革命者，她只有革命的憤恨。她如果要屈服在淫威之下，她決不會在南京幽囚三年而過着犯人的生活的。

解到南京後，她被幽囚在一家旅館裏，那是法西斯的祕密所在。於是就有人用威迫利誘來企圖屈服她，他們施盡了種種手段，甚至有一次用二把刀一把手槍放在她面前，但丁玲終於是在寧死不屈服中被他們押到了城外的一「祕密總部」去。一慣例地，我被縛上了眼睛押進汽車裏。從聽覺上我覺得汽車在向鄉下馳去。當時我并不覺得恐懼，心

中只是燃燒着對於這班殺人暴徒的憤恨。我以為他們大概已經決定要結果我的性命了。」「丁玲重複當時的情景說：「她的，這次我算完了。」

但是他們將丁玲送進一座孤立在荒野裏的大房子中，將她幽囚在一間屋子裏。有好幾個人看守她。又是幾次「凶狠的」和「善良的」人們同她談話，她要求他們不妨處死她，因為她除死以外不能供給任何別的什麼。他們雖沒有用私刑拷打她，不過用種種難堪來磨折她。譬如用的馬桶，滿了時不給她倒，讓她感到難堪的不便。

此時外面的世界上正傳佈着許多消息：丁玲轉變了，月受南京政府津貼幾百元，還獲得了一個漂亮的年青新愛人，並且有人眼見丁玲穿得很漂亮的在杭州玩西湖。但丁玲却始終在被「圍剿」中受到嚴密的同全世界隔絕的封鎖，過着幽囚的甯死不屈服的革命者的罪犯生活。

後來她就稍得自由，住在南京城外的一個鄉村中，她的母親也來了。漸漸地她可以偶然到南京城來走走，但她自己不願時常進城。她在稍自由時，偶然也有人去探望她，但

是只有寥寥一兩個。「我當時也不願意有人來探望我，我覺得他們來探望我無異是到動物院中去欣賞一頭關在鐵籠內的猴子。我當時的心境變得喜歡孤獨。而同時有許多事使我感到所謂友情的虛偽與可怕。」丁玲自己述說那時的心境是如此。

丁玲似乎感到文人在友情上的淺薄與虛偽。她被捕後，她的友人就利用這機會出了本丁玲選集，獲得名利雙收。丁玲很愛她的母親以及二三個孩子，自她被捕後，母親與子女的生活當然是很悲哀慘苦的，沈從文幾次回湖南，連順道去探望一次都不會，不必說是友情上的應有的扶助了。一般說商業社會中是人情炎冷的，這樣看來，某些文章寫得仁義公道的文人又何獨不然。（這裏有關於沈從文的一段，被我們刪去，因為據我們所知，到現在為止，並沒有丁玲專集出版。天馬書局曾出過一本丁玲選集，那是蓬子編的，集前還附有一篇長序，但這跟沈從文並沒有關係。——編者）

她在離開南京前，曾碰到轉變了的姚蓬子，蓬子對她痛哭流涕，非常的苦悶和頹傷。他告訴她一段所以轉變的心腹話，但他對個人對國家前途都已失掉了信心，他在政治

視線上看出去只見漆黑一團。當時蓬子曾說中國革命前途希望非常黯淡，中國將不免於亡在日本手裏，他們人待在日本亡國前夕，喝飽老酒跳在河裏一死就算了事。凡是一個轉變者，他的政治生活和個人生活都是漆黑一團。他們中間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消極、苦悶和頹傷。

一個革命犧牲者的痛苦，最大不過是酷刑斷頭與流血；但這種痛苦是光榮的壯烈的。而在這種革命的痛苦中會得生長出革命的鮮花來。可是一個革命叛徒的精神上的痛苦，却是終身的最難受的，它好似一條毒蛇地永遠能纏着你，又好似楊梅毒瘡地使你整個身心永遠陷在絕望與悲苦之中。因此有許多轉變者，當人靜夢迴、清夜攔心的時候，便不禁流淚痛哭或蒙被嗚咽，此種精神上的痛苦實比殺頭和鎗斃更難堪萬倍。由於革命生活給轉變的利刃斬斷了，於是他的政治生命及前途也隨之而陷於絕望，遂不得不以酒與女人，混合着頹廢消沉與悲哀，把自己的一生埋葬掉了。更下劣的，是由絕望而至於憤恨，不惜出賣同志和某集團的利益，淪爲「眼綫」探子或告密者，甚至直接成爲暴

徒與劊子手。但當作用已完的時候，他自己仍不免於死或烹的命運，至少被當作一只停在垃圾桶旁的小狗。因為一個叛徒在敵人的眼中也是非常賤視的。某地監牢中曾經有人在牆上看見過一首轉變者的題詩，末二句是：「既不能做人，也不能做狗。」這二句話，出賣祖國的大小漢奸們也可以仔細想想。

在白色恐怖極度緊張的時候，革命者大批被捕，由於麵包金錢官位和女人的引誘而做叛徒的不止一二，而由於酷刑和「怕死心理」不惜淪為轉變者的也很有人。好些轉變者說：「死到不怕，酷刑實在難受。」但是一個堅決的光榮的革命犧牲者都說：「死既不畏，何懼酷刑？」正好似漢奸們說：「爲了生活沒辦法所以只得如此，」而一個東三省義勇軍志士却說：「祖宗留給我們的土地丟了，我的個人生命爲什麼不可以丟了？同敵人一拚呢？女人金錢，更有的用？」同時，因爲叛徒和轉變者的不絕產生，有些人就對革命起了懷疑與動搖。到處都是叛徒和轉變者，中國革命還有什麼希望呢？正好似現在有一般人，看見漢奸太多而搖頭太息說：中國非亡不可一樣。這是絕大的一個錯誤，而且

是一種盲人的說法。其實，單從數量上說來，革命陣營中的變節者同整個革命隊伍比較起來，是小得看也看不出來的，漢奸們同全國愛國民衆在比例上對照一下，也是少得非
常可憐的。何況變節者的脫離和被逐出革命陣營，正是革命隊伍更堅強更有力的表示呢！所以在民族抗戰之中，澈底剷除漢奸與準漢奸，是保證取得最後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

左聯自蓬子的變節以至田漢的轉向，都使得它在威信上發生了惡劣的影響，一般青年們對左聯也不免在信仰上起了懷疑和輕視。因此丁玲的長期幽囚和寧死不屈，更可以顯出她的堅決的革命意志與光榮的鬥爭精神。她使羣衆產生了一種「女革命者勝似男革命者」的感想，同時她也爲既存的革命和未來的革命青年們樹立了一個模範！

丁玲到陝北後，就決意要寫一本關於南京幽囚生活的書，書名已定爲南京三年。但
是後來因爲顧到統一戰綫的利益，她暫時放棄了出版的計劃。「我不願個人出風頭而

在政治上產生刺激。」從陝甘前線回到延安後，她又決意寫一本記述蘇區真實生活的著作，定名蘇區二月。她并且叫我們各人寫一篇來蘇區後的報告文學，將來附在她的蘇區二月裏出版。據我所知，她自己的蘇區二月是已經寫好一部份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丁玲決計要到前線去。那時紅軍前線正在陝甘邊界上同胡宗南周旋，因了南京軍隊對紅軍加以不住的逼迫。當時胡將軍奉命向陝甘邊境推進，紅軍爲了遵守統一戰綫的政綱，因此一致退讓，力求避免衝突。但紅軍退後一步，胡軍即推進一步，退到後來對方竟以爲紅軍軍力已弱，所以不敢抵抗。直待最後，紅軍遂不得不「給以一擊」了。因爲統一戰綫不能完全由退讓得到，必須以鬥爭才能爭取它的實現。不過此次紅軍實係被迫作戰，絕非本心所願。於是紅軍遂在直羅鎮（譯音）展開神奇的包圍戰，胡軍陷入深山，在前後突擊中損失了二三旅人，幸而紅軍有一部份封鎖胡軍後路山口的趕到稍遲，或許是故意網開一面，胡軍大部才得退出，不然恐將有整師的覆沒之敗了。這原因也是紅軍并不要澈底的消滅對方。直羅鎮一役之後，紅軍由毛澤東領銜

發出通電，聲明被迫作戰的苦心，繼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且警告南京速即放棄此種殘殺行爲，切莫再誤認紅軍軍力不足以抵抗進攻。同時答允如果統一戰綫成立，願意立即放回一切俘獲的軍器與軍隊，「紅軍并不需要消滅或削弱抗日軍隊的實力。」不久，西安事變突起，雙方終於由和平解決而達到現在即將完成的聯合。

丁玲初到保安就想到前綫去，但直待她到後的一日，方能實現了這個願望。

記得那是個星期日，早晨開了中國文藝協會的第一次成立大會，下午我就匆促上道預備回白區。丁玲要我帶封信到西安來，給在西安的一個外國朋友討些書籍和應用物品，但格於事實上的限制，我搖頭拒絕了。西安的這個外國人是丁玲的一個很要好的異國朋友。西安事變時，流彈會打死了一個外國人，據說就是丁玲的這個朋友，也就是丁玲那時要我帶信給他的這個人。他是一個德國人，在希脫拉的暴德統治下逃出來的一個流亡青年，他極同情於中國革命，死於流彈，真是不幸得很。

那時天氣很冷，我固執的要問老金借副皮手套。她不肯，丁玲站在稍遠的旁邊，她脫

下了手上的皮手套叫老王拿來借給我，但我想她或許要上前綫，這是缺不了的，所以我沒有接受，上馬走了。從這一點上，我感得丁玲對待同志是比一般女子慷爽而親切。

但當我在F縣被迫奔回保安時，相識的人們已經大部星散了，只碰到老王一人尚在外交部，他告訴我，丁玲在我動身的次日就上前線去了，老王因為身體不好，所以臨行又止。丁玲曾說：「L. Insun 回來一定要非常懊悔的。」確然的，我是錯過了這個良好的機會，失掉了到前綫上去參加紅軍生活的這樣的一個好機會，那是誰也要感到懊悔的。

此外，F縣的被迫退回也是我生平的一件憾事。那次伴我出去的就是保護美記者史諾的那個傅錦魁（譯音），史諾叫他是一我的參謀長。他領着我一路順利的出了蘇區，來到當時蘇區的邊境外第一個城市F縣，也就是西北軍王旅長的旅部所在地。我進蘇區時也路過F縣，他很殷勤的請我們吃飯，還特地開了瓶朋友送他的珍重禮物白蘭地酒。現在我重過F縣，照理他應該舊友重逢再盡地主之誼。不過此次我並沒有露面。

一切均由傅去接洽或見面，所以他也不會想到我就是他一個多月前一度是他的座上客。其時，蔣介石將軍正在準備新的圍剿，東北部已經全部調防，形勢是相當的緊張。軍閥型的王旅長自不免有所畏忌，但他決不敢得罪紅軍，不過最好是同紅軍暫時疏遠開來。我到下縣的第二天，有隊伍在甘泉打壞了他的軍用車，擄去了一些殘物，還傷了幾個人，他就借此突然翻臉，硬說是紅軍游擊隊幹的，要傅錦魁立刻離城，並且不給路條。「我還有二個同伴哩，」傅向他說情。「我不管，叫他們跳城走好了，跳得出跳不出我也不管。」我想王旅長未免太不客氣，前次請我吃飯喝白蘭地，此次却要請我跳牆了。於是我們匆匆走到城門口，一個排長很有禮貌地請我們到他的臥室裏去小坐。我心裏已經明白，他們已經預備扣留我們。傅要求見王旅長，「唷，旅長剛有事出去了。」要求見副旅長，「副旅長也不在。」最後要求見副官，「對不起得很，副官生病已經幾天了。」好，我們是被軟禁了。牆上排着的幾十柄大刀，亮晶晶的逼視着我們。我已身入牢籠，倒也并不要驚惶，因為驚惶也是無用，靜待他怎樣處置我們。但最後，那個排長突然很客氣的請我們出城了。大概

王旅長在最後一瞬間覺得還是最好讓我們安全回去。不錯，他可以將我們三個人監禁起來，或者一刀結果，但他知道幾十里外的紅軍是不大可以得罪的。只要紅軍一舉手，他的旅部和旅長便要立即發生變化了。而且我們很明白他決不敢殺害我們，至多請我們嚐嚐軟禁風味，他無非是虛聲威嚇我們，顯顯旅長的虎威而已。不過，我個人至今仍對他抱憾未消，因為那次若然不是他故意爲難，熱烈的偉大的西安事變，我就可以有目睹的機會，而且可以有同老余坐了張學良的飛機飛回延安的可能機會。這一切全給王旅長的搗蛋所妨礙的。西安事變後，他就從西北軍投到中央軍方面去了。

稍補我的缺憾的是在保安見到了紅軍總司令朱德。其時一二四三方面的紅軍已在陝甘邊境取得大會合，四方面軍的人物就大半到了保安。可是中央軍也跟着來了對赤色京城保安的第一次轟炸。以前，南京的飛機曾來偵炸過幾次，不過每次只飛來一隻。那天早上，空中出了幾隻飛機，我們知道他們一定要實行轟炸了。果然，他們一飛到保安上空，就擲起炸彈來，一共擲了十幾個小型炸彈，除了山石被震得動搖外，並無什麼損

失。因爲全保安的人都已躲在窰洞裏面，炸彈是沒法損害我們的。事後調查，只炸傷了二個農民。紅軍大學有一個學員，因爲自己大意作了無謂的犧牲。紅大全部在石洞中，飛機來時，他獨不聽勸告跑到外面去看，「媽的，二只飛機怕它什麼，幾十隻飛機的轟炸也沒有能炸我。」飛機毫不費力的找到了他這一個清楚的目標，第一顆炸彈下來時，他就作了無謂的犧牲。這是一個革命者不應有的危險，對革命事業是有損失的。因爲多保存一個革命工作者，就是增多一份革命的力量。他過去已經做到紅軍的團長，此時在紅大即將畢業，並且已經被決定升爲師長，所以是非常可惜的。紅大全校會開了個追悼會追悼他，這當然是南京不肯放棄內戰政策，才殺死了這個革命的英雄，然而他自己也太輕擲一個革命戰士的生命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受到空中轟炸的經歷。遺憾的是，不是受之於敵人，而是自己的同胞賜給我的，說不定這在空中轟炸的就是中國國民政府航空學校內的我的朋友哩！

六 丁玲與彭德懷

約在西安事變之前，保安發生了一種傳說：丁玲要同彭德懷結婚了。一個著名的女作家同一個著名的紅軍高級指揮員，能「有緣千里相會」而在戰場上實行結婚，那確然是紅軍中的一段佳話。彭德懷是紅軍中一個出名的獨身漢或「光棍」，他在十年的紅軍鬥爭中從來不會有過任何女人結婚的傳說，現在竟被丁玲感動而放棄「獨身主義」了。大家都在替他們二人祝福。

西安事變突起，丁玲和彭德懷結婚的傳說便被這激動的歷史事件壓了下去。紅色京城遷到延安後，丁玲自三原伴史沫特萊來回，她才再碰到我們。我們都沒有知道她回來的消息，只聽說她已到了三原和西安的傳說，外邊也盛傳她會到西安，但據我所知和丁玲自己所說，她並沒有到過西安，雖則西安曾有婦女代表到三原來請她，西安並已準備舉行歡迎會。但當時蘇區最高當局因為感到丁玲那時到西安去並不適宜，而丁玲也

願意自己的行動聽命於上級，所以就沒有也不會祕密到西安去，如外邊一般所傳說的。午後從「抗大」老王那邊出來，大街上走在我前面的有一排三四個女子，我急沖的趕過她們面前，已經走過了十餘武，忽然是一種響琅琅的熟悉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回頭一瞧，那排女將軍們中間却就有一個丁玲在內，她也已瞥見了我，我們很高興的奔近了，「噢丁玲同志，」「呀T. T. Susan，」大概是因為突然遇見，我們很興奮的握着手。丁玲並沒有瘦，反而更比以前胖了，身體也似乎更健強了一些，臉上呈着一種健康的黃赭的顏色了。丁玲只知道我回白區去，她沒有知道我在下縣遇險的事情，所以她想不到我會逗留在延安。

她說今天午後沒有空，女同志們請她吃飯，她現在住在城外外交部內，我答允明天去找她。她仍回到女將軍們的隊伍中去了。

翌晨，我在外交部內找到了丁玲。她正同一羣學生排成圓圈坐着，在同他們舉行關於中國文藝協會的座談會，她叫我也參加在內。這羣學生是從北平來的，他們都是「一二

九」和「一二一六」運動的活動份子。他們從北平到山西。到黃河邊境時被歸順南京的楊虎城部下馮欽哉所扣留，那時正是西安事變和戰未決之際。同行的百餘人中，只有他們二十餘人逃了出來，幸而得到農民的指示，他們才在餓肚皮睡雪地的艱苦生活中，徒步到了三原，適逢丁玲，就同車帶他們到延安來了。

同丁玲回城時，我問到她同彭德懷結婚的事，她說：「我曾經打回來一個電報，你大概已經先看見了。電報是給毛澤東的，中間說到我個人對彭德懷極欽佩，因為他確然在處處地方都顯出一個最好的布爾希維克，於是外間就流傳我同彭德懷結婚的消息。其實我欽佩彭德懷不一定就是同她結婚，正好似我也非常欽佩毛澤東不能就說我同毛主席要結婚了。但是，我也不必否認我同彭德懷是沒有結婚的可能的。」我只微笑着靜聽丁玲的自述，我相信她這幾句話完全是率直的坦白的，因為她的個性也是如此。如果這一對革命的男女，因互相衷心地的敬愛而結成夫妻，那只是同志關係的更進一步而已，也只是種簡單的自然的發展而已。因為丁玲確乎欽佩彭德懷，那末老彭可以是她

的一個很好的丈夫，而丁玲做了彭德懷的妻子，也不會辱沒這位著名的紅軍司令的。彭德懷是個獨身漢，而丁玲進蘇區來也是獨身，在蘇區的婚姻法上他們是完全可以結婚的。如果他們需要，他們儘可結合，正好似他們如果因別種緣由而不實現結婚一樣，的簡單而自然。

確然地，丁玲對彭德懷有真正的欽佩。我記得她曾說在此次前線生活中，彭德懷給她的印象最好。丁玲認為他是一個十全的布爾希維克，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化身。他是慷爽的坦白的，他的生活完全無產階級化，對一切同志與紅軍戰鬥員無不親愛而溫和，但是前綫上每個紅軍士兵都敬畏他尊崇他。據丁玲說：「彭德懷是個女性的厭煩者（這並不是說他輕視女子或侮賤女子）他曾說過一句批評某種女性的話，但這句話現在是不能給他公開的。」這句話丁玲當時是告訴我的，但我也想在這裏「公開」。從我個人的猜想上說來，彭德懷同丁玲的同志關係是相當親密的，但這僅是我個人的猜想而已。

丁玲在蘇區文藝上曾寫過一篇速寫彭德懷，而且還親筆畫了一副彭德懷的速寫畫，也在蘇區文藝上印了出來。她自稱這張速寫非常神似。我沒有見過彭德懷，而丁玲說彭德懷就活現在她這張速寫裏面。她還問別人：「你見過彭德懷嗎？老彭的神情不完全是這樣的嗎？」因此，我得感謝丁玲，她替我彌補了時常在懊悔的沒有見到彭德懷的缺憾。

知道丁玲同彭德懷結婚事件最清楚的恐怕是徐夢秋和老王這二人了吧。一天，我到夢秋那裏，他正在起草一封關於丁彭婚姻的信。由於要求的結果，他答允騰寫好後給我一看。這信是寫給前線上同彭德懷在一起的幾個同志們的。夢秋頗有玉成此事之意，同時託他們也做一下月老。夢秋是後方政治部的宣傳部長，寫得一手很好的文章，這封信尤其寫得情意菲菲，美麗動人。我看了以後，覺得就憑這封信中的動人的詞句，也已足夠迫得月老們努力玉成此段佳事了。晚上，丁玲恰巧來了，她一面看這封信，一面臉上不由的流露出一個女性的特有的微笑，在閃搖的燭光下我看見她的臉上泛出了

微羞的紅潤。她也覺得夢秋這封信寫得太美麗動人，但終於讓他收了回去并且預備立刻寄發了。

可是後來就聽說這封信並沒有發出去，而且說是決定不寄了。什麼理由，我雖問過，但沒得到答覆。於是丁彭的婚姻就這樣的慢慢地消散了下去。

爲了什麼理由，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有明白。他們也沒有更詳細的告訴過我。這事倏然而起，驟然而終，前後的原因只有待丁玲將來自己宣佈吧。

丁玲從保安到陝甘前線上去，是很受了一些辛苦的。一天要走八九十里路，她領到了一匹馬和一個「小鬼」，但那匹馬是瘦弱的，而那個「小鬼」小得還需要丁玲去照顧他。所以老王會對丁玲開玩笑說：「如果再給你一枝長槍，你坐在一匹瘦馬上，後面跟了個矮小的「小鬼」，那不活現是一個唐吉訶德嗎？」但丁玲隨身並沒有帶長槍或短矛之類，她只佩了一枝小型的手鎗，這枝手鎗是一個已經戰死了的著名紅軍軍官的遺物，而她却是從吳亮平那裏討來的。一個女同志隨身佩了枝手鎗行軍，除了防備敵人襲

擊作必要的自衛外，還有另一種自衛的用處，所以人們看見丁玲拿出手鎗來便笑，因為丁玲很愛這枝手鎗——爲了它是一個革命戰士的遺物——時常喜歡拿出來給人家瞧，直得最後她知道了他們笑的原由，才不肯輕易拿出來了。

同他一塊兒上前綫去的是小汪，他們二人在路上同行、同食、同住、同宿，或則用丁玲自己的話說：「我們兩人相依爲命。」一天早晨，人們發見他們兩人雖然同睡一坑，却各自臥着一個被鋪。「咦！你們兩人還是分被睡的。」因爲人們錯以爲他們是是一對夫妻，所以終安排他們在一個土坑上睡。「是的，我們一路上始終是分被睡的。」這是丁玲的答覆。於是別人才知道他們只是同志而不是夫婦。

這一篇行軍日記，將來丁玲自己發表時還有好多引人發笑的事，我這裏只是略寫一二而已。

七 一個戰鬥的女性

自丁玲回延安，文協工作便日益開展起來，於是會有些人們都望她專心於寫作，洛甫會向她建議找一所適宜的房屋靜心從事寫作。但丁玲對於「紅軍廳」尙未過足，因為她在前綫上時，紅軍并沒發生猛烈的戰爭，一般的說是在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休戰狀態中，所以她沒有能看到紅軍的血的鬥爭的生活。

現在她要求毛澤東能讓她在紅軍中參加工作，於是毛澤東就派她在紅軍警衛團中做了副主任。警衛團中只有她是一個女人。紅軍中女軍官是并不多的。不過據說四面軍中有許多娘子軍，以前甚至有過女子師。

警衛團副主任丁玲所擔任的工作，是政治訓練和教育工作，所以有一時期她早晚要替紅軍士兵們上課。但是她還有文協的工作需要擔任，而且她又不能放棄寫作。

她那時就住在延安城警衛團的隊部內。她有一個房間和一只木板搭成的狹小桌子。夜間更深後，她就在燭光下伏在木桌上寫着她的創作。因為白天尤其是早上，她要做警衛團裏的種種工作。

丁玲雖然做了紅軍軍官，可是她同其他的紅軍軍官們一樣，並沒有在人們面前放出副主任的身份，我們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和她相處。不過她在延安城街上走着的時候，態度不得不更莊嚴一些，因為街上到處有警衛團在巡視着的。有一次丁玲訴苦說：「有幾個人真使我爲難，他們在路上碰着我時，仍是在我肩上一拍或做出其他很隨便的樣子，給警衛團們看見了真是不大好。我是副主任，太隨便了在威信上很有影響，因為我是領導他們的呀！她是努力的要使紅軍兵士對她沒有壞的影響。確然的，在紅軍裏面你得不到他們的尊敬，你是建立不起威信，而且也是根本做不好工作的。」

正如西安事變後西安某刊物所寫的一篇叫做戰鬥的女性丁玲那樣，丁玲確乎當得起是一個戰鬥的女性的稱頌，她也無愧是一個中國的最好的女兒。

丁玲的母親，對於不平凡的女兒很有一些影響。她不幸做了一個年輕的寡婦，但是她以鬪爭的方式獲得了入校求學志願的實現。一這在當時也是一件中國婦女的了不起的事情。在那樣的一個封建時代中，在我們那樣的一個頑固的大家庭中，女人要讀書

真是談何容易，何況我母親還是一個青年寡婦。要跑到家庭外邊去拋頭露面的讀書，簡直是一種叛逆的行動，所以我母親這種「叛徒精神」無可否認地是非常偉大的。」丁玲談到她母親求學這件事，是這樣頌贊着，而且引爲母親和她以及中國婦女的光榮。不錯，母親此種舉動確是對時代的叛抗，而她的精神確乎也是一個革命者所具有的精神。於是這位叛徒的母親就產生了一個戰鬥的女兒，成爲中國大時代中的一個女革命家。

丁玲的母親一生就以教育爲工作，她是一個非常慈祥而且是非常寬宏大量的人。她唯一高興的事情就是在精神上和物資上援助別人。她不是一個迷信神鬼的舊式女人，但她晚年頗好佛教。據丁玲說，這是有件事情促成她的。湖南的祝由科是出名的，她老人家基於可以幫助別人的觀點學會了一些祝由科治病的法術，而且有一次居然給她治好了一個病人，於是門庭如市，她也就開始替窮人治病，但始終不肯取人家一文錢。她因爲年邁已不能從事教育工作，因此她就以治病來繼續她的幫助別人的素志。

這位母親非常愛她的女兒，正好似丁玲非常愛她的母親一樣。雖然丁玲曾說：「女

子要克服母性，但她對於母親的愛是非常深摯而真切。她對於自己的兒子，據我看來也是如此。她講到自己的幾個兒子的時候，她的臉上就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深切的母親的愛來，同時可以使人知道她是非常愛着自己的孩子們的。換句話說：她的母性同樣是很深切，但這并不妨礙丁玲成爲一個戰鬥的女性，做一個革命者。她會想將自己長子設法帶進蘇區來，已經同博古商量而獲得同意，但後來又自己放棄了這個主張。

女作家謝冰心，據一般說，是向來最愛她的母親，因爲她的作品中充滿了對於母與海的愛。但她始終只能成爲一個美國式的女作者，她的愛只是一個貴族小姐離不掉母親的那種扭扭捏捏的愛。對於謝冰心這樣的女人，我們可以說：「女子要克服母性。」

丁玲同胡也頻的結合是出於偶然的。據丁玲說，胡也頻曾做過「金子號家」的學徒，但是他取得了幾百元錢實行私逃，考進了海軍學校，並且在上海和北平等地流浪過。他在北平時，認識了丁玲的女友，才轉而認識了丁玲，而最後成爲愛侶。胡也頻非常熱心於創作，「但他實在不能寫小說，他寫的小說沒有一篇是優秀的，只有那篇光明在前是

成功的，可是也沒有寫完。胡也頻不是一個文學家，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革命工作者。他肯負責任，不怕吃苦，做事有決斷有毅力，臨危不苟，遇危不懼，始終不知道失望與消沉。我常勸他放棄創作事業，但也頻在文學上頗具野心，雖則他並沒有因此妨礙自己的實際工作。這是丁玲對於胡也頻的批判，那當然是比批評家們來得正確而深刻，可是胡也頻終於是以一個革命的工作者而遭受到慘酷的犧牲了。

丁玲曾被任爲左聯的書記。她初任此職時，有人以爲她不能勝任。「但是我將全部精力整個的放在工作上面。」終於人們都公認丁玲負責的時期內是左聯工作做得最好的時代。茅盾當初并不怎樣喜歡丁玲，據說甚至連她的作品都不願看的一個文人當他不能放拋褊狹的心時，往往是這樣的。論在文藝界內的資格，丁玲是在茅盾之下，但論工作，茅盾却并不能超在丁玲之上，他對工作上的努力並沒有像他在創作上那樣的「賣勁」。

丁玲在「名」上是很淡泊的，終於她自動的將自己的職位讓給了茅盾。一般的說

來，中國左翼文壇上，魯迅死後便要讓茅盾，但左翼的全部份子對後者并無多大的景仰。魯迅不愧是中國左翼文壇的主要領導者，而且魯迅之所以能成爲中國無數萬青年男女的崇拜對像，一方面因爲他是個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決革命者，革命的青年導師，另一方面魯迅對於「有上進性」的青年人，真是所謂「誘掖提攜唯恐不至。」現代中國的許多青年新作家，都是他提拔和鼓勵出來的。

丁玲在公開的與祕密的工作中活動的時候，曾遇到幾次虛驚。一天，她在路上發現了一個「釘梢者」，她以爲是反動派在尾隨她了，於是在街上兜來兜去的走了半天，最後那個釘梢者用手臂碰她，有似一個浮浪子弟慣常調戲婦女時那樣所做的，她才知道那個人不是一反動派，而是一個「胡調派。」某次，許多巡捕來敲她的大門，丁玲正在家裏，聽得門外的喧雜中有「是這裏，是這裏」的聲音，她正在不知如何的時候，大隊巡捕趕到間壁一家去了，結果是在間壁捕去了幾個人，大概是強盜犯或販毒犯，因爲巡捕走錯了一家，倒累得丁玲白吃了一場虛驚。

白色恐怖尖銳化時，丁玲被迫的回到地下層去工作。但是由於叛徒的出賣，她遭到了突如其來的綁架，另一個左聯工作者當場跌死。據那時的報載，這個青年是一躍樓圖逃當場跌斃，「可是丁玲說出了那個青年慘死的真相。他不願被綁，同暴徒們拚死抵抗，然而寡不敵衆，在凶殘的暴徒們的憤怒之下，他被他們推下樓去，立時活活跌死了。

丁玲不是被捕而是被綁架的，但她的被綁確是左聯的一個重大的打擊，並且從今以後，幽囚的生活就代替了她的活動工作生活。她的被綁引起了國際文壇上的驚訝，蘇聯的報紙并且登載過關於她的記事和照片。

胡也頻之死，對於丁玲確然是一種巨大的刺激，但據說使丁玲轉變而左傾的，却是 S·F·其人，他對丁玲的影響最大。S·F·就是沈從文在記丁玲中所說的也。頻死後的她的另一位愛人，并不是因愛情上的憤恨而出賣丁玲使她被捕的那個傢伙。

在左聯裏面，丁玲是主要的領導者之一，她在白天做各種實際的工作或出席會議，晚上尤其是深晚，她在燈光下伏案作創作上的辛勞的工作。她喜歡參加羣衆集會，常在

大眾鬥爭中以英勇的姿態出現，她走進窮苦工人們的陋屋，指導組織和領導工人作種種實際的鬥爭。她在左聯中的地位還在茅盾之上，她是少數堅決參加革命實際鬥爭的作家中的最優秀份子之一，但是她特別不喜歡抱出風頭主義。

幾年前在文藝界中引起非常注意的北斗複誌，就是她主編的。她在北斗上費去不少心血，它雖然不久就遭到夭折，但丁玲所費的心血並不是沒有收穫的。它在千萬革命青年中間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丁玲的「三年幽囚」也是中國文壇上一個不少的損失，因為無數感到前進的和有意義的「精神糧食」的恐慌的青年們，就長時期的失去了一份精美的一「精神糧食」。丁玲在三年幽囚中沒有可能發表新的創作，而且連她舊有的創作也部份地受到了禁止。

當時普遍的謠傳說：丁玲轉變了投降了。但她終於以一個革命者的堅決意志與犧牲精神衝破了企圖竭力毀滅她的黑暗，而在光明的陝北的革命生活中，展開和創造她

的新的生命了。

中國爲什麼沒有偉大的文學作品產生？這在我們的文壇上是一個喊了許久而且是現在還在喊着口號。當然，多年來的無情的壓迫與摧殘是一個原因，但中國的作家們沒有偉大的實際生活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數數中國的著名作家們，曾經參加過偉大的羣衆生活和革命生活的能有幾個？雖然現代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但作家們並沒有偉大的實際生活，要創造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何況有許多作家，根本只關在亭子間或小洋樓裏面憑空創作，或是到什麼地方如農村或工廠去攷察和參觀了一下，或者只憑自己渺小的實際生活或甚至革命生活，憑技巧文學手腕寫將出來，當然是不能深刻而偉大了。同時中國的作家們對政治上的素養不大注意，甚至完全輕視。現代中國的偉大時代同今日的政治是完全不可分離的，而作家們却將文學與政治割裂了開來，不能認識這一偉大時代的政治而要想創造反映這一偉大時代的巨著，那是沒有希望的另一個原因。高爾基所

以能夠成爲世界文壇巨子，我認爲有三個主要的原因：（一）高爾基的時代正是舊俄轉到蘇聯的一個偉大時代；（二）高爾基的個人生活是偉大而豐富的；（三）高爾基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政治上有深刻的素養與認識。你在高爾基的作品中不僅可以看出偉大的文學結晶，而且可以看出一個偉大的整個時代來。現時代中國是可以產生中國的高爾基的，這全在中國新作家們的努力。

我們除開了種種偏見以及黨派和政治的立場，便不得不承認中國紅軍十年鬥爭是一個最偉大的生活。它的任何一段鬥爭事跡，都可以成爲偉大的文學題材。如果能夠單將它當作一部文學作品看，那末它就是中國的一部偉大的文學產品。假使有一個作家曾經參加在這個偉大鬥爭之內，那末他一定就是能寫出中國偉大文學作品的人，但可惜的是中國作家參加在這鬥爭之內的竟是絕無僅有。不錯，成仿吾是參加這鬥爭而且是走過二萬五千里唯一的中國作家，然據一般人所說，他連寫出一本整個紅軍長征都有一些不大合適，因爲他擔任的大部份是教育工作，他沒有走進鬥爭的核心中去，更

沒有參加戰爭中下層工作和實際工作。所以人們都爲成仿吾可惜。

但是中國紅軍的鬥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是太偉大和太豐富了。一個優秀的作家，如果能選取它來作爲題材，那末偉大作品之產生將來顯然是可以收穫極多的；至少在舊的中國文壇上產生出更新的生命來。丁玲一進蘇區，蘇區的領袖們如毛澤東洛甫等以及其他許多人們，都希望她用紅軍鬥爭作爲創作上的題材，「這裏文學題材是太多了，只是沒有人寫。」但這並不是說蘇區沒有人能寫文學作品，其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可寫。洛甫過去就是一個文藝家，而他現在也就是無暇寫作的一個。

固然丁玲過去並沒有參加紅軍戰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所以她自己曾說：「我們沒有親身參加在這鬥爭之內。雖然可以從種種材料及當時的親身參加者那裏，獲得許多可寶貴的題材，但是寫出來總不能親切而深刻。你瞧，長征記中的每篇文章都是非常生動的，描寫也都具親切有味的，因爲作者就是當時的鬥爭者，雖然長征記中的文字不免是優秀相雜。」丁玲顯明地說出了實生活對於一個作家的重。

但是從丁玲所說參加長時期紅軍生活然後再寫作的話看來，那末她對於這一方面的野心是很大的。當然，她的參加紅軍生活並不僅只是爲了吸取文學上的題材。她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革命者，同時又是一個戰鬥的女性。以她堅強的戰鬥特性，打進革命的紅軍鬥爭生活之中，再加以她的第一流作家的優秀文學技巧，在將來的中國新文壇上，她的前途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她也可以成爲一個閃耀於國際的文學天空中的巨星，這全依靠於她自己的努力與鬥爭之上，而這從丁玲的種種方面看來是可能的事情。

是的，我承認丁玲是一個克服了母性的中國新女子，她愛母親和孩子對此并無妨礙。最好的證明是她鬥爭的堅毅性與果決性。同時她也是一個洗盡了幾千年來中國舊式傳統的豪爽而英勇的女性，她的言詞動作和態度都是坦直的率真的，同時又是莊重而自然的。她對於一切的「惡」與「壞」都非常憤恨，她的正義感很深厚，所以她是一個反抗的頑強的中國女性。她最不能忍受的是欺侮與壓迫以及流言和誣蔑之類，這一切使她成爲一個南京三年幽囚生活中的始終不屈的女革命者。她是不愧爲一個戰鬥

的女性的。

在另一方面，她的個性也是正直而誠實的。她沒有一般女子虛偽做作和調皮尖酸的劣根性。要說就說，要做就做，要走就踴躍了脚步走。所以她年齡雖然已是婦女時代，但是她誠保有着一一些天真和自然。她尚有一顆孩子的心，在蘇區時，我看見她哭過二次，但這不是一個女子的屈服的求憐的眼淚，而是表示憤恨與反抗。她鄙視一切女子喜歡受人憐惜的心理與行爲。

有人說她太浪漫些，但據我看來是不確實的。或許因爲她有過一二個以上的愛人，但這不能就斷定這個女子是屬於浪漫一類的。在丁玲的日常生行動言辭和態度裏面，我並沒有看出那種浪漫的氣息來，她也絲毫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女人的惡習。在蘇區內，除了同彭德懷有一度結婚傳說以外，她沒有作其他的戀愛上的喜劇。在蘇區的男女關係中她並沒有犯「浪漫」的過失。

她不愛也不爭虛榮與虛名。她對於銀錢更是非常慷爽的。有錢的時候也是到手就

空。她一生最愛的大概是創作與工作了。

現代中國是個偉大的時代，但目前正是偉大時代的開始，好像丁玲是個戰鬥的女性，而現在更是她的戰鬥更開展更努力的時代一樣。作爲一個偉大時代的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作爲一個戰鬥的女性的丁玲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因爲她是無數英勇的中國革命女性中的一個典型，更是全中國女作家中的唯一的女革命者，當中國更偉大的時代一旦展開的時候，她的戰鬥也一定隨之而更偉大的展開起來的。既然她在過去苦難的中國時代中，已替自己的生命史留下了艱苦的但是光榮的一頁，那末在未來的光明的中國時代中，她自將格外努力的來替她的生命史上添加更燦爛和更有聲色的一頁。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又可以看見這個戰鬥的女性在文學中將有驚人的供獻，在革命工作和民族抗戰陣線上將有英勇的和作爲全國女性光榮的表現。

我們希望，在這個戰鬥的女性以及其他許多戰鬥的女性們的模範前面，處在民族

生死存亡關頭的全體中國女性羣間，應該有千百個以至億萬個的中國的戰鬥女性產生出來！

時代已經發出了動員的呼聲：中國女性起來！戰鬥！

一九三七年春於西安

(英文·China Today)(正明譯——完)

本報叢書第四種
西北特區特寫
要目預告

(1)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

(2) 中國西北新社會

(3) 西北特區雜寫

(4) 陝北文藝運動的建立

(5) 陝北的戲劇運動

每日譯報叢書出版預告

每旬出書一冊，每冊約四萬字至六萬字；以下各書，即將陸續出版。

- (1) 國際婦女動態 (已出每冊定價二角五分)
- (2) 華北官僚羣像 (已出每冊定價一角六分)
- (3) 女戰士丁玲 (已出每冊定價一角六分)
- (4) 西北特區特寫 (即出)
- (5) 托拉斯基派的國際活動 (即出)
- (6) 中國抗戰與外蒙
- (7) 中國抗戰戰略檢討
- (8) 老人 (西班牙內戰報告文學集)
- (9) 中日大戰中遠東巡禮
- (10) 香港與新嘉坡
- (11) 國際名人評介
- (12) 戰時日本的經濟危機
- (13) 日蘇日英軍力的比較
- (14) 國際間牒活動

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506B

日 每 商 英

報 譯

種 三 第 書 叢

玲 丁 士 戰 女

分 六 角 一 幣 國 價 實 冊 每

廿七年七月廿四日再版

編譯者：每日譯報社編輯部

發行人：拿 特 門 司 鮑 裴 納 士

發行者：英商每日譯報社發行部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Mei Jih I-Pao

(The News Digest)

Published daily by UNIVERSIYT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Gen. Office: 117 Av. Edward VII, Shanghai.
Directors: J. A. E. SANDERS-BATES, N. E. BONNER.
Tel. Nos. 85499 & 13898. Cables: "Scholaris."

日 一 廿 月 一 年 七 廿 國 民 刊 創 報 本

報 壽

16

~~1604111~~